

天涯诗海

钥匙的温度

■ 王洪武

一条红绳系着钥匙
悬在胸前
打开家门
便听见母亲温柔呼唤
也唤醒无忧无虑的童年

两把钥匙如铃铛轻晃
挂在腰间皮带上
多出一把,开单车铁锁
我飞驰在求学路上
青春与梦想,艳似盛夏榴花

不知何时,又添一把钥匙
沉实温热
那是人生新程
是初担责任的欢喜
也看见父母如释重负的笑颜

如今我身上再无一把实体钥匙
智能门锁密码
便是一把开启家门的钥匙
它引着我
尽享天伦相伴的温馨

海甸岛的凌晨

■ 陈济

夜色还未褪尽
海甸岛枕着晚风浅眠
街灯揉碎微光
落进平静的海面
潮声轻拍岸堤
行人寥寥无几
街巷安静
凌晨的晚风裹着海的气息
温柔漫过整座岛屿
天刚蒙蒙亮
海甸岛浸在微凉的晨光里
海水悠悠
长街寂静
没有白日的喧嚣
只剩海风与涛声相伴
这座海岛的凌晨
藏着独有的安然

晚饭后散步

■ 谭哲胜

夕阳下,半张宣纸被河水浸软
缓缓润开余晖
我和老伴
手牵着手走出小区
不知名的小草野花
忽然绊住我们的步履

枝头有什么抖了抖
扔下三两声清脆的动句
像思念
沿着洮河慢行
暗处浮起潮湿的标点
水洼里有零落的蛙鼓

老桥还是四十五年前的老桥
桥洞里的流水仍不知疲倦的
奔跑

而年轻时的我们
早已被岁月扔在了对岸

当月光爬上栏杆时
我们数着彼此的掌纹
那些被晚风剪白的白发
正在洮河的倒影里
生长成新的芦苇

最后一声蛙鸣坠入河心时
我们的影子正在长出新的年轻
而河底的星光
仍在打捞我们
四十五年前的笑声

西海岸海滩的早晨,海天一色,海水清蓝。

脚下的沙湿润、绵软、洁净。海水涨潮的痕迹还很明显,被海潮浸透过的沙滩,此刻呈现出波浪的形状,一轮一轮的很是规则。有贴地植物在沙地上生长,细细的,刚刚冒出芽来,稀疏疏疏,一小片一小片地往海滩腹地匍匐蔓延,估计再过一些日子,它们就会成为沙滩上的青绿风景。

一种叫厚藤的植物,叶片状似马鞍,小如半颗花生,枝蔓间已经开出了细碎的花,花瓣不及指甲盖宽,却拼尽全力地绽放。厚藤也叫海藤,耐旱耐沙,有诗赞它“烈日灼心不低头,昂首朝天不知愁”。它全年都开花,或黄或红,像是一群星星落在沙滩上,给宽阔的海滩平添了几分生机。

还有一种叫香附子的草,在沙粒间倔强地抽芽。香附子因全株有一股特殊的香味而得名,它若长在田间草地,因难以清除而遭人唾弃,但在海滩沙地,却是一宝。

沙滩上还有一些草本植物才露出尖尖的新芽或小花,我叫不上它们的名字。从这些花草周围的脚印可以看得出来,游人路过时皆是小心翼翼地绕过它们,生怕自己不小心踩伤了它们这微小却鲜活的美。这些伏沙而生的绿,星星点点,却能联通大海,和宇宙互为天地。

天地浩大,人是多么渺小,就像沙滩上的一粒沙,像大海里的一滴水。但是,没有亿万万滴水的源源不断汇入,大海也会干涸;当沙子里开出了厚藤花,飘出了香附子香,沙子就有了别样的意义。就做时代的一粒沙、一滴水吧,或者做沙滩上的厚藤们,开出星星点点的花,成为每天间花红叶绿自

百家笔会

海边植物生

□ 王子君

东坡先生“性好种植,能手自接果木”,一生栽树无数,他种下了一园文化教育的种子,如凤凰花开,如海岛上的植物生生不息。因为这些精神的种子,思想的植物,先生流芳千古。

由生长的意象。

我放飞着思绪,脚步已远离了厚藤、香附子们的领地。眼前沙地上,不知是谁将十一片黄花插成了一行,像在沙盘上插着的旗帜。那应该是滨豇豆的黄色花冠,滨豇豆也是典型的海边植物。海风掠过,黄花旗幡轻摇,很浪漫、很诗意。

忽然传来一阵清脆的鸟鸣声,与潮起潮落的节奏相应和。繁茂的热带植物吸引了我的视线,我迅速向植物带贴过去。沙滩边缘,有低矮的苏铁,正伸枝展叶,神清气爽。

在海南,到哪里都少不了椰子树。椰子是海漂植物,海南人叫它“海子”,意为大海恩赐之子,视同宝树、摇钱树。这海岸上的植物主角也必然是它,高高的椰子树上已结满了青青的、细如拳头的果实。海风里生、海风里长的椰子树,其树干笔直、无枝无蔓、巨大的羽毛状叶片从树梢伸出的形态,赋予了它抗击台风的无穷能量。

植物密密麻麻,高矮不同,色泽各



红树林。蒙海龙 作

异。有些花木我早已识得,如变叶木、凤凰竹、加拿利海枣、剑叶龙血树、龙船花,对于叫不出名字的植物,我只能使用“形色识花”来认识它们——

草海桐被形容为滨海的草根阶层,通常在开旷的海边沙地上或海岸峭壁上。眼前的草海桐,叶片绿中带黄,在阳光下闪闪发亮。

千手丝兰又叫叫叶丝兰,如万千针形剑形的叶子向外伸展,说是“千手”十分形象。4至8月为它的花期,现在已能看到它细细的花苞了。

朱蕉的叶子呈绿色或带紫红色,株形美观,色彩华丽高雅。朱蕉叶子常绿,花常开,给人一种长开不衰的感觉,故别称“千年木”,“花无百日红,木无千年寿”形容的就是它。

榄仁树是一种落叶大乔木,据说在海南岛它是唯一冬季变红叶的树种。红叶后,会忽然在某一天夜里全部落叶,两天后开始发芽,前后十天时间,就开枝散叶,完成从秋冬季到春季的季节更迭。

闲虫来说,虽名字里带着精明伶俐,做起事来却憨得可爱。这对小妖大概是《西游记》里最“败家”的小妖。银角大王派他们拿紫金红葫芦和羊脂玉净瓶去收孙悟空,两人一路上蹦蹦跳跳,仿佛揣着的不是厉害的法器,而是过年的糖瓜。遇到变作老道的孙悟空,几句“随我成仙”的话,就让他们把大王的嘱托抛到了九霄云外,连宝贝的来历、用法都一股脑儿地告诉了悟空,眼里只有新奇玩意儿,全无成年人的戒备。

这股憨傻放在晚明社会来看,藏着对礼教的无声反抗。明代中后期,江南市镇的商铺鳞次栉比,经商逐利成了市井常态。精细鬼们的“见利忘义”,恰恰撕穿了这套虚伪,他们的贪心不带算计,只是对“更好的东西”的直白渴望。吴承恩让他们被騙后还傻乐了半天,何尝不是想说:比起道貌岸然的“伪君子”,这种坦坦荡荡的“小贪心”,反倒是对“人性本真”的坚守。

麒麟山的有来有去,是妖界里的“异类”。作为金毛猴的手下,看到大王掳走金圣宫娘娘,害得朱紫国国王相思成病,百姓遭灾,他竟私下叹气:“大王做事太毒,连累满城百姓,我若得空,必去报个信,救他们一救。”这份同情心,在吃人的妖界里显得很特别。有来有去的善良与悲悯,像极了晚明那些“不

合时宜”的理想主义者。那时代党争夺权,官场黑暗,可总有像左光斗这样的人,明知对抗魏忠贤会粉身碎骨,仍坚守道义。他们和有来有去一样,都懂得“随大流”更安全,却偏要守着心里那点“不对就是不对”的执念,让黑暗里有了一丝微光。

其实,《西游记》中天真有趣的小妖还有不少:狮驼岭的小钻风把大王机密全盘托出,透着底层“打工仔”的憨直,像极了明代官场里坚守说真话的清流;碧波潭的奔波儿灞、灞波儿奔被抓后哭喊着求饶,藏着底层小人物的无奈。这些小妖从来不是简单的“反派”,而是明代社会的“众生相”,他们用贪心、憨直、善良,活成了晚明社会的镜子。吴承恩写他们时,或许正是想借神魔的外壳,为那个时代的小人物画像——那些被礼教压抑的欲望,被等级碾压的尊严,被黑暗吞噬的善良,都在小妖的故事里有了温柔回响。

如今再读这些小妖的故事,依然会被打动。也许是因为我们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个“精细鬼”,偶尔为喜欢的东西犯点傻;住着一个“小钻风”,希望认真做事能被看见;住着一个“有来有去”,在某个瞬间不想向生活的灰色妥协。而吴承恩早就告诉我们:比起完美的英雄,这些带着瑕疵的“真”,才是人间最动人的风景。

还有一种是秋茄树。路边的植物标牌是如此介绍它:“秋茄树是典型的胎生植物,种子在成熟后,直接在果实中萌发,胚根突出果皮,长出尖长形的胚芽形成胎生苗,胎生苗脱落后就直接插入松软的泥地里发根成长。”

这些红树林的植物,有一个共同特点,它们都是守护大海的中坚力量,是大海的荣耀,是海岛的荣耀。

一步一植物,一植物一景,美不胜收。倏地,一树鲜红撞入眼帘——凤凰花!

“叶如飞凰之羽,花若丹凤之冠。”这是盛开着的凤凰花名字由来。凤凰木植株高大,树冠横展而下垂扁圆形,浓密阔大,满树盛开的鲜红至橙红色花,艳丽得往往会让人忽略了它也有绿叶。凤凰花朵大而美丽,最奇妙的是,从树上掉落的花朵,颜色也未尝褪掉丝毫,令树下也一片鲜艳。热烈如火焰般的颜色,是青春盛放,是离别思念,是重生,是希望。

凤凰花语万千,我独取它的重生之意。不由得想起了东坡先生被政坛飓风刮到海南,原以为会葬身海外,却在万木葱茏、“四海环我堂”的环境中,生命得以重生。东坡先生“性好种植,能手自接果木”,一生栽树无数,是否种过凤凰木没有记载,但他种下了一园文化教育的种子,如凤凰花开,如海岛上的植物生生不息。因为这些精神的种子,思想的植物,让先生流芳千古。苏轼在人生困厄中,选择以生民为重,这是“生命意义的自由选择”。他超越了苦难,超越了时代,更超越了时空,灵魂像海风一样自由。

超越,重生,开出美丽的颜色。我突然觉得,东坡先生已化作海边的植物,海不枯,就永远青绿。

有趣的「西游」小妖

□ 胡可艺



课桌上的图画本。蒙海龙 作

美食随笔

清炒南瓜头

□ 胡革

下班骑车经过十字路口,偶然瞥见地摊上堆着一团青绿色的南瓜藤——想来是农人翻地腾茬,把还没长老的新藤连带根须一起挖了出来。藤条不过两尺来长,乱糟糟缠作一团,像校园紫藤廊上爬得肆意的野藤,沾着未拍净的乡土,粗枝里还藏着星星点点嫩生生的头岔。

两块钱一斤,价格不到旁边红苋菜的一半,想想已经好些年没尝过这口清苦的野意,索性整兜称了。四斤一共八块,抵得上单位食堂一份中午的排骨,可排骨天天有,当季的嫩南瓜头,可不是年年能遇上。

到家第一件事便是掐头。翻完一整堆乱藤,粗根老叶都弃了,只留下嫩尖上那点花生芽大小的芽头——两片小叶裹着还没展开的嫩芽,称一称刚好半斤,算下来合十六块钱一斤,说不心疼是假的,可念着那阔别多年的味道,心反倒安安稳稳落了地。

拍三瓣蒜,切两个红辣椒,热油下锅炒炒,盛出来正好满满一盘,算不上齐整,红绿清白相错,倒也勾人食欲。

入口才觉得这嫩尖并不像黄瓜瓠子那般水嫩细滑。南瓜整株都覆着细细的小刺,像警觉的刺猬,连没

绽开的芽头也不例外,可这些细刺还没来得及变硬,入口只觉得毛茸茸的,不刺舌也不扎喉,像一把温软的毛刷轻轻扫过口腔,反倒把味蕾里闷得发酸的食欲,一下子给叫醒了。

香是朴素的清香气,不娇媚不浓烈,就是春日乡野大地刚醒过来的那种干净气息,完完整整保留着自然的本味。口感也爽利,咬开芽叶梗泾渭分明,不像藕那样缠缠绵绵,也不会像老芹菜那样塞在牙缝里不肯下来,干爽通透得像北方性子直爽汉子,不胆怯也不柔弱。

尾韵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清苦,这不是坏味道,是南瓜还没结瓜时,藤蔓攒着的原生浆汁,是烈日下叶片光合作用攒出来的养分——可不是嘛,课本里早就说过,世间所有食物,归根到底都是太阳养出来的。

我们总抱怨夏日的太阳太烈,烤得人浑身发蔫,可偏偏就是这灼人的烈日,孕育出了养活我们的一餐一饭。太阳从来不说什么,也不听那些抱怨,只是日日照常升起,把光热均匀洒给大地,润泽万物生长。一口清苦的南瓜头吃下去,忽然懂了饮水思源的道理,这大概就是市井里偶遇的野趣,给平凡日子添的一点哲思。

都市表情

“树洞”书店

□ 杨称权

初访那家书店,是六年前一个初霁的午后。阳光从云层的缝隙中倾泻而下,洒落在湿润的街道上,空气中弥漫着泥土与书页交织的清新气息。我轻推街角深处的木门,伴随着一声清脆的铃响,仿佛穿越了时光的隧道,踏入了另一个静谧的天地。

书店的内部远比我想象得更为宽敞明亮,几排高大的书架如同一座座坚实的城堡,陈列着琳琅满目的书籍。三五读者或静坐窗前,或倚靠书架,捧着书本细细品读着。

我随意坐在一处角落,翻起一本泛黄的诗集。一页纸页突然从书中滑落,我以为那是隔页用的书签,捡起看时,却发现上面写满了工整的文字。原来是一位叫“了然”的读者写下的阅读感悟,文字间有对于诗文的独特理解,也不乏对生活的烦恼和吐槽,仿佛想通过这种方式诉说心事。

我感慨这位读者的用情之深,拿着书签去找书店老板。老板抬头看了看我,推推柜台上的笔筒和一沓整齐的标签,笑着说:“小伙子,第一次来吧,这是我们书店的特色。来店里的读者都可以写份便签夹在书页中,起初大家写的都是阅读的感悟和收获,后来渐渐有人将自己的心事或生活烦恼也夹进了书页。”

去过那么多书店,这种有趣而有深意的做法还是第一次听说。见我有点发愣,老板接着说:“现在生活节奏越来越快,喜欢读纸质书的人越来越少了。不过,还是有很多热爱阅读的人抽空光顾,大家读书时往往能引发感慨,甚至联想起了自己生活中的烦恼与不快,所以我就提供了这种需求。”老板扶了扶眼镜有点骄傲地说:“我的书店渐渐成了隔空对话的窗口,也成了诉说心事的‘树洞’”。

听了老板的话我怔住了,一股莫名的暖流涌上心头。茫茫尘世中,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竟容纳着世间万般烟火,万般情感,宛若喧嚣中温暖的港湾,给人宁静与安然。老板见我发呆,拿了纸笔给我:“小伙子,你也写点东西吧,文字有文字的魅力,有些东西写出来就释怀了……”

我接过纸笔,转身回到窗前。此时风抚纱帘,吹动着纸页轻轻翻转,所有读者都停在自己的书前阅读着,享受着,浓浓的书香充盈着小小的书店。

此后我常常抽空光顾那家被老板称为“树洞”的书店,在书页间写下了诸多阅读感悟,也留下了诸多的心事与感慨,在电子读物盛行的日子里,一起坚守着纸质书页的温情。

盛夏送别离

□ 吴子悠

我记得毕业那天,我们穿着学士服,在那条走过无数遍的梧桐道上走来走去,和这个合影,和那个合影,笑得脸都僵了。

四年前的时候,也是这样的好天气。那时候觉得四年好长,长到可以装下无数的可能。而今回头看,四年不过是图书馆里打过的几次瞌睡,是食堂里吃腻了的几样菜,是宿舍里聊到深夜的几次卧谈。日子一天一天地过,不觉得;堆在一起,便成了沉甸甸的一包,提不动了。

班级聚餐,定在学校旁边一家不大不小的馆子。菜是寻常的菜,可是那天,大家都喝得有些多。平素不大说话的同学,忽然拉着你的手,说了许多掏心窝子的话;平素滴酒不沾的女孩,也端起杯子,一仰头便干了,呛得眼泪都出来了。没有人劝酒,都是自己灌自己的。仿佛这酒里,有些什么东西,是必须喝下去,才能带到将来去的。

不知是谁起的头,唱起校歌来。那一晚,几十个人拍着桌子,吼得惊天动地。唱完了,有人趴在桌上呜呜地哭,有人红着眼睛却还在笑。我看着这一屋子的人,想把每一张脸,都记在心里。

忽然便想起王维的《渭城曲》来,那是小时候背的,当时并不真懂,此刻却字字都敲在了心上。“渭城朝雨浥轻尘,客舍青青柳色新。劝君更尽一杯酒,西出阳关无故人。”对于我们,阳关便是明天,是车站,是各自要奔赴的那座陌生的城。有些人,怕是一生也难以相见。

散了的时候,已经是深夜了。街上很静,几个人勾肩搭背地走在前面,唱着不成调的歌。我一个人走在后面,看着他们的背影,忽然想起柳永的词来:“此去经年,应是良辰好景虚设。便纵有千种风情,更与何人说?”

这就是毕业。有酒,有泪,有拥抱,有不舍,有告别。可是也有新的期待,有新的路,有新的人,在前头等着。就像那一年,我们第一次推开宿舍的门,看见彼此陌生的脸。那时候,我们也不知道,这些陌生的人,会成为我们生命里,这样重要的一部分。

